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五十一回 “插翅虎” 枷打白秀英 “美髯公” 誤失小衙內

話說宋江主張“一丈青”與王英配為夫婦，眾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，當日又設席慶賀。正飲宴間，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有一夥客人經過，小嘍囉出去攔截，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，朱頭領邀請住了。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報知。”晁蓋、宋江聽了大喜，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。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拜道：“久別尊顏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緣何經過賤處？”雷橫連忙答禮道：“小弟蒙本縣差遣，往東昌府公幹回來，經過路口，小嘍囉攔討買路錢，小弟提起賤名，因此朱兄堅意留住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與之幸！”請到大寨，教眾頭領都相見了，置酒管待。一連住了五日，每日與宋江閒話。晁蓋動問朱全消息，雷橫答道：“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，新任知縣好生歡喜。”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，雷橫推辭老母年高，不能相從，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，卻來相投。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，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眾頭領各以金帛相贈，宋江、晁蓋自不必說。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，眾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，把船渡過大路，自回鄆城縣去了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晁蓋、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，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。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，次日會合眾頭領聽號令。先撥外面守店頭領。宋江道：“孫新、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，著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別用。”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，樂和去幫助朱貴，鄭天壽去幫助李立，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，招接四方人夥好漢。每店內設兩個頭領。“一丈青”、王矮虎後山下寨，監督馬匹。金沙灘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兩個守把。鴨嘴灘小寨，鄒淵、鄒潤叔侄兩個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黃信、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。解珍、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。杜遷、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。劉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監造戰船。李應、杜興、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。陶宗旺、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雁臺。侯健專管監造衣袍、鎧甲、旌旗、戰襖。朱富、宋清提調筵宴。穆春、李雲監造屋宇寨柵。蕭讓、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。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。其餘呂方、郭盛、孫立、歐鵬、馬麟、鄧飛、楊林、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。晁蓋、宋江、吳用居於山頂寨內。花榮、秦明居於山左寨內。林沖、戴宗居於山右寨內。李俊、李逵居於山前。張橫、張順居於山後。楊雄、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。一班頭領，分撥已定，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，山寨體統，甚是齊整。有詩為證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職分頭任所長。

只為朝廷無駕馭，遂令草澤有鷹揚。

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鄆城縣；到家參見老母，更換些衣服，賚了回文，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；回了話，銷繳公文批帖，且自歸家暫歇。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，聽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“都頭，幾時回來？”雷橫回過臉來看時，卻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。雷橫答道：“我卻纔前日來家。”李小二道：“都頭出去了許多時，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，色藝雙絕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來參都頭，卻值公差出外不在，如今現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，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是戲舞，或是吹彈，或是歌唱，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。都頭如何不去睜一睜？端的是好個粉頭！”雷橫聽了，又遇心閑，便和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來看，只見門首掛著許多金字帳額，旗桿吊著等身靠背。人到裏面，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戲臺上，卻做笑樂院本。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，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。院本下來，只見一個老兒裹著磁腦兒頭巾，穿著一領茶褐羅衫，繫一條皂條，拿把扇子，上來開呵道：“老漢是東京人氏，白玉喬的便是。如今年邁，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”鑼聲響處，那白秀英早上戲臺，參拜四方，拈起鑼棒，如撒豆般點動，拍下一聲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詩，便說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著這場話本，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，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。”說了開話又唱，唱了又說，合棚價眾人喝采不絕。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，果然是色藝雙絕。但見：

羅衣疊雪，寶髻堆雲。櫻桃口，杏臉桃腮；楊柳腰，蘭心蕙性。歌喉宛轉，聲如枝上鶯啼；舞態蹁躚，影似花間鳳轉。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，高低緊慢按宮商，輕重疾徐依格範。笛吹紫竹篇篇錦，板拍紅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務頭，這白玉喬接喝道：“雖無買馬博金藝，要動聰明鑒事人。看官喝采道是去過了，我兒且回一回下來，便是襯衣鼓兒的院本。”白秀英拿起盤子，指著道：“財門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過，旺地上行，手到面前，休教空過。”白玉喬道：“我兒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賞你。”白秀英托著盤子，先到雷橫面前，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，不想並無一文。雷橫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帶得些出來，明日一發賞你。”白秀英笑道：“頭醋不釀徹底薄，官人坐當其位，可出個標首。”雷橫通紅了面皮道：“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，非是我捨不得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既是來聽唱，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？”雷橫道：“我賞你三五兩銀子，也不打緊，卻恨今日忘記帶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，提甚三五兩銀子，正是教俺‘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飢’。”白玉喬叫道：“我兒，你自沒眼，不看城裏人、村裏人，只顧問他討甚麼？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，告個標首。”雷橫道：“我怎地不是曉事的？”白雲喬道：“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，狗頭上生角。”眾人齊和起來。雷橫大怒，便罵道：“這忤奴，怎敢辱我？”白玉喬道：“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麼緊？”有認得的喝道：“使不得，這個是本縣雷都頭。”白玉喬道：“只怕是驢筋頭。”雷橫那裏忍耐得住，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，揪住白玉喬，一拳一腳，便打得脣齒齟落。眾人見打得凶，都來解拆開了，又勸雷橫自回去了。勾欄裏人，一閑盡散了。

原來這白秀英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，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。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，又帶重傷，叫一乘轎子，逕到知縣衙內，訴告雷橫毆打父親，攪散勾欄，意在欺騙奴家。知縣聽了，大怒道：“快寫狀來。”這個喚做“枕邊靈”。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，驗了傷痕，指定證見。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，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，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，撒嬌撒癡，不由知縣不行。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，當廳責打，取了招狀，將具枷來枷了，押出去號令示眾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縣行說了，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場，知縣卻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拚扒他？這婆娘尋思一會，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，走出勾欄門，去茶坊裏坐下，叫禁子過去發話道：“你們都和他有首尾，卻放他自在，知縣相公教你們拚扒他，你倒做人情。少刻我對知縣說了，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？”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發怒，我們自去拚扒他便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時，我自將錢賞你。”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：“兄長，沒奈何，且胡亂拚一拚。”把雷橫拚扒在街上。

人鬧裏，卻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，看見兒子喫他拚扒在那裏，便哭起來，罵那禁子們道：“你眾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，錢財直這般好使！誰保的常沒事？”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聽我說，我們卻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拚，我們也沒做道理處。不時，便要去和知縣說，苦害我們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幾曾見原告人自監著被告號令的道理。”禁子們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縣來往得好，一句話便送了我們，因此兩難。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頭口裏罵道：“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！我且解了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卻在茶坊裏聽得，走將過來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娘子，卻纔道甚麼？”那婆婆那裏有好氣，便指著罵道：“你這千人騎，萬人壓，亂人人的賤母狗，做甚麼倒罵我！”白秀英聽得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大罵道：“老咬蟲，喫貧婆、賤人，怎敢罵我？”婆婆道：“我罵你待怎的？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。”白秀英大怒，搶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。那婆婆卻待掙扎，白秀英再趕人去，老大耳光子，只顧打。這雷橫是個大孝的人，見了母親喫打，一時怒從心發，扯起枷來，望著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。那一枷梢打個正著，劈開了腦蓋，撲地倒了。眾人看時，那白秀英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動彈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眾人見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帶了雷橫，一發來縣裏首告，見知縣備訴前事。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，會集相官，拘喚里正、

鄰佑人等，對屍檢驗已了，都押回縣來。雷橫一面都招承了，並無難意。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。把雷橫枷了，下在牢裏。當牢級卻是“美髯公”朱仝，見發下雷橫來，也沒做奈何處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，安頓了雷橫。少間，他娘來牢裏送飯，哭著哀告朱仝道：“老身年紀六旬之上，眼睜睜地只看著這個孩兒，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，可憐見我這個孩兒，看觀看觀。”朱仝道：“老娘自請放心歸去，今後飯食不必來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處，可以救之。”雷橫娘道：“哥哥救得孩兒，卻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兒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。”朱仝道：“小人專記在心，老娘不必掛念。”那婆婆拜謝去了。朱仝尋思了一日，沒做道理救他處。朱仝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縣雖然愛朱仝，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說了。又怎奈白玉喬那廝催併，疊成文案，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。因在牢裏六十日，限滿斷結，解上濟州，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卻教朱仝解送雷橫。

朱仝引了十數個小牢子，監押雷橫，離了鄆城縣，約行了十數裏地，見個酒店，朱仝道：“我等眾人就此喫兩碗酒去。”眾人都到店裏喫酒。朱仝獨自帶過雷橫，只做水火，來後面僻靜處開了枷，放了雷橫，分付道：“賢弟自回，快去家裏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別處逃難，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。”雷橫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須要連累了哥哥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知。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這文案卻做死了，解到州裏，必是要你償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須不該死罪。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，家私盡可賠償。你顧前程萬裏自去。”雷橫拜謝了，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，收拾了細軟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朱仝拿著空枷擱在草裏，卻出來對眾小牢子說道：“喫雷橫走了，卻是怎地好？”眾人道：“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。”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，料著雷橫去得遠了，卻引眾人來縣裏出首。朱仝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橫走了，在逃無獲，情願甘罪無辭。”知縣本愛朱仝，有心將就出脫他，被白玉喬要赴上刑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，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。朱仝家中，自著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，卻解朱仝到濟州來，當廳審錄明白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滄州牢城。朱仝只得帶上行枷，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，押送朱仝上路。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，先齎發了兩個公人。當下離了鄆城縣，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，於路無話。到得滄州，入進城中，投州衙裏來，正值知府陞廳，兩個公人押朱仝在廳階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見朱仝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棗，美髯過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歡喜。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，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。當下除了行枷，便與了回文。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。

只說朱仝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。那滄州府裏押番、虞候、門子、承局、節級、牢子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見朱仝和氣，因此上都歡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，正在廳上坐堂，朱仝在階侍立。知府喚朱仝上廳，問道：“你緣何放了雷橫，自遭配在這裏？”朱仝稟道：“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，只是一時間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如何得此重罪？”朱仝道：“被原告人執定，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問得重了。”知府道：“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”朱仝卻把雷橫上項的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你敢見他孝道，為義氣上放了他？”朱仝道：“小人怎敢欺罔上？”

正問之間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，方年四歲，生得端嚴美貌，乃是知府親子，知府愛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內見了朱仝，逕走過來，便要他抱，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。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仝長髯，說道：“我只要這鬍子抱。”知府道：“孩兒快放了手，休要囉唆。”小衙內又道：“我只要這鬍子抱，和我去耍。”朱仝稟道：“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，耍一回來了。”知府道：“孩兒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來了。”朱仝抱了小衙內，出府衙前來，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，轉了一遭，再抱入府裏來。知府看見，問衙內道：“孩兒那裏去來？”小衙內道：“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喫。”知府說道：“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？”朱仝稟道：“微表小人孝順之心，何足掛齒！”知府教取酒來與朱仝喫。府裏侍婢捧著銀瓶果合篩酒，連與朱仝喫了三大賞鍾。知府道：“早晚孩兒要你耍時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”朱仝道：“恩相台旨，怎敢有違？”自此為始，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。朱仝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見喜，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。

時過半月之後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，年例各處點放河燈。修設好事。當日天晚，堂裏侍婢嬾子叫道：“朱都頭，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，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”朱仝道：“小人抱去。”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，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，從裏面走出來。朱仝拖在肩頭上，轉出府衙內前來，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。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，但見：

鐘聲杳靄，幡影招搖。爐中焚百和名香，盤內貯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誦真言薦拔幽魂；人列銀錢，掛孝服超陞滯魄。合堂功德，畫陰司八難三塗；繞寺莊嚴，列地獄四生六道。楊柳枝頭分淨水，蓮花池內放明燈。

當時朱仝肩背著小衙內，繞寺看了一遭，卻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。那小衙內爬在欄杆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見背後有人拽朱仝袖子道：“哥哥借一步說話。”朱仝回頭看時，卻是雷橫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“小衙內且下來，坐在這裏。我去買糖來與你喫，切不可走動。”小衙內道：“你快來，我要去橋上看河燈。”朱仝道：“我便來也。”轉身卻與雷橫說話。

朱仝道：“賢弟因何到此？”雷橫扯朱仝到靜處拜道：“自從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無處歸著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。小弟說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。晁天王和眾頭領，皆感激不淺，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。”朱仝道：“吳先生現在何處？”背後轉過吳學究道：“吳用在此。”言罷便拜。朱仝慌忙答禮道：“多時不見，先生一向安樂。”吳學究道：“山寨裏頭領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見，今夜伺候得著，請仁兄便那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聽罷，半晌答應不得，便道：“先生差矣！這話休題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。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，我因義氣放了他，出頭不得，上山入夥。我亦為他配在這裏，天可憐見，一年半載，掙扎還鄉，復為良民。我卻如何肯做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請回，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。”雷橫道：“哥哥在此，無非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。不是小弟裏合上山，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遲延自誤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是甚麼言語？你不想我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倒來陷我為不義！”吳學究道：“既然都頭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告退，相辭了去休。”朱仝道：“說我賤名，上復眾位頭領。”一同到橋邊。

朱仝回來，不見了小衙內，叫起苦來，兩頭沒路去尋。雷橫扯住朱仝道：“哥哥休尋，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，聽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。我們一同去尋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不是耍處。這個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，分付在我身上。”雷橫道：“哥哥且跟我來。”朱仝幫住雷橫、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，逕出城外。朱仝心慌，便問道：“你的伴當，抱小衙內在那裏？”雷橫道：“哥哥且走，到我下處，包還你小衙內。”朱仝道：“遲了時，恐知府相公見怪。”吳用道：“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，是個沒分曉的，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。”朱仝道：“你那伴當姓甚名誰？”雷橫答道：“我也不認得，只聽聞叫做‘黑旋風’李逵。”朱仝失驚道：“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？”吳用道：“便是此人。”朱仝跌腳叫苦，慌忙趕。離城約走到二十里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：“我在這裏。”朱仝搶近前來問道：“小衙內放在那裏？”李逵唱個喏道：“拜揖節級哥哥，小衙內有在這裏。”朱仝道：“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。”李逵指著頭上道：“小衙內頭髮兒卻在我頭上。”朱仝看了，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。李逵道：“被我拿些麻藥，抹在口裏，直拖出城來，如今睡在林子裏，你自請去看。”朱仝乘著月色明朗，逕搶入林子裏尋時，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時，只見頭劈做兩半個，已死在那裏。

當時朱仝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來，早不見了三個人。四下裏望時，只見“黑旋風”遠遠地拍著雙斧叫道：“來來來，和你鬥三十合。”朱仝性起，奮不顧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趕將來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後朱仝趕來。這李逵卻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趕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塊。李逵卻在前面，又叫：“來來來，和你併個你死我活。”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，只是趕他不上。趕來趕去，天色漸明。李逵在前面急急走，慢趕慢行，不趕不走，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。朱仝看了道：“那廝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。”

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，見裏面兩邊都插著許多軍器，朱仝道：“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。”立住了腳，高聲叫道：“莊裏有人

麼？”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。那人是誰？正是：

累代金枝玉葉，先朝鳳子龍孫。丹書鐵券護家門，萬里招賢名振。待客一團和氣，揮金滿面陽春。能文會武孟嘗君，“小旋風”聰明柴進。

出來的正是“小旋風”柴進，問道：“兀的是誰？”朱仝見那人人物軒昂，資質秀麗，慌忙施禮，答道：“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，被‘黑旋風’殺了小衙內，現今走在貴莊，望煩添力捉拿送官。”柴進道：“既是‘美髯公’，且請坐。”朱仝道：“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？”柴進答道：“小可姓柴名進，‘小旋風’便是。”朱仝道：“久聞大名。”連忙下拜，又道：“不期今日得識尊顏！”柴進說道：“‘美髯公’亦久聞名，且請後堂說話。”朱仝隨著柴進直到裏面。朱仝道：“‘黑旋風’那廝，如何卻敢逕入貴莊躲避？”柴進道：“容覆：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。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，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無人敢搜。近間有個愛友，和足下亦是舊交，目今在那梁山泊內做頭領，名喚‘及時雨’宋公明，寫一封密書，令吳學究、雷橫、‘黑旋風’俱在敝莊安歇，禮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因見足下推阻不從，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，先絕了足下歸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吳先生、雷兄，如何不出來陪話？”只見吳用、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，望著朱仝便拜，說道：“兄長，望乞恕罪，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，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曉。”朱仝道：“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個！”柴進一力相勸，朱仝道：“我去則去，只教我見‘黑旋風’面罷！”柴進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快出來陪話。”李逵也從側首出來，唱個大喏。朱仝見了，心頭一把無明業火，高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起身搶近前來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個苦死勸住。朱仝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”吳用道：“休說一件事，遮莫幾十件，也都依你。願聞那一件事。”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，有分教，大鬧高唐州，惹動梁山泊，直教昭賢國戚遭刑法，好客皇親喪土坑。畢竟朱仝說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